以下第233章

第一节

崇仁书院建在珈陵山中。时值腊月，夜雪初霁，月光明亮皎洁，空谷寂静无声。沿迦陵山间石阶一路拾级而上，道路两旁梅花初绽，点缀着天地一片银装素裹中的淡淡红晕。薄雾中有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可惜如今朝洛与暮湘并无心情赏如此雪景。前日信鸽来报，说由驻中枢的太微垣一直跟踪的天干之丙在一路向南之后失去了踪迹，极有可能已经进入荆州地界。天干之丙善使妖毒，与同为天干的其他妖相比，不仅嗜杀成性而且诡计多端。知琴也是死在它之手。近来更是听说它开始潜伏流转在各个书院中，大约是与知琴一战后在妖术上又有了什么新发现。朝洛对于太微垣报告的妖行踪细节之类一向是嗤之以鼻，暮湘却隐约有些担心，怕是它又从书中或是博闻广识的先生那里打听到了什么。

自从接到消息，驻荆州的灵隐也对各处书院学馆多加留意。果不其然，未过几日便有消息传来，在城外迦陵山上的崇仁书院中受教的孩童已经第二日未回家了，上山去打探消息的人也再未下山来。事发诡异，两人闻讯立即出发，去书院一探究竟。行至山腰，雾气渐浓，再向上相隔十步便已望不见前方道路。雪也渐渐大起来，若驻足不前，积雪便很快掩过来时的脚印。耳边有北风呼啸而过，暮湘随即便感觉到衣袖被朝洛抓住，望见了他递来的一个戒备的眼神。这些年来并肩除妖培养的默契，暮湘已经能清楚地知道朝洛每个动作所包含的意思：果然，屏住呼吸，用汇聚的灵力除开杂念，能感知到的妖的气息，在远处萦绕着乌黑混沌的怨念与杀伐。看来书院凶多吉少，暮湘不由得下意识握紧了腰间破风剑。

不到一炷香功夫，两人便已走到书院门口。抬头是写有“崇仁书院”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的宽大牌匾，显得极为气派。牌匾下厚重的对开木门两侧，“荆楚俊才，咸集于斯”亦是不逞多让的豪迈。迎头先是青砖盖成的三进三出的大院，不事雕琢，简朴大气。院中空处多植以松柏，为书院增添了几许宁静庄严。重重屋檐后露出后院的五层石塔，石塔下半亩方塘中还有枯萎衰败的莲叶，也积着重重夜雪。

然而往日的书香之地此时却萦绕着阴森险毒的妖气，那份浓烈与压迫感，必定是天干无疑。倘若平日中预料到有如此实力的敌手，大概会放飞信鸽请洛阳的德安法师或是岭南的知棋相助吧，暮湘想到。仅靠一位北斗对抗，实在是有些冒险。然而此刻妖气盛势逼人，大约是那妖已经现身，开始大开杀戒了，如此情形实在容不得花上三五日等待支援。朝洛大约是自恃灵力深厚，嘱咐暮湘找到生还者后就退出书院，放飞随身信鸽求援。而自己却独身一人，头也不回地向凝聚着浓烈妖气的后院走去。

即使升至北斗之后，朝洛仍然修行不怠，灵力愈发强大，今时今日暮湘也能明显感受到两人的差距了。但即使明知道并肩作战自己已经帮不上什么忙，甚至不成为累赘就已是万幸，这般不容反驳的态度却实在让暮湘心中不爽。不过不爽也没有用，降妖经验丰富的暮湘心里也明白，朝洛说的没错。她只能目送他独自走向后院的背影踏进又一重院门，消失在拐角。而属于自己的战场应该是前院，上山前曾向附近居民打听过，那里平日里先生给学童们上课的地方。她只需尽量找到生还者，护送他们下山。

暮湘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在心中想象过无数种血腥残忍的场景，却惟独没有想象过，屋内有十数个恐惧绝望的孩童，地上满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与血迹，一片狼藉。而屋子正中央，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的妖正咬着死去的先生的脖子，贪婪地吸着血。听到她推门而入的响动，它放下手中正啃食着的身体，抬起头来用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毒眼神盯着她，左脸赫然写着狰狞的“丙”字。因掠食了过量的鲜血而正泛着红光。

第二节

不妙，暮湘心中暗想，全身血液早已因眼前的景象而愤怒到沸腾，但还是竭力保持着思维的冷静。暮湘心知肚明论实力自己多半不是它的对手，唯有趁它尚未来得及反应先下手为强。刹那之间，灵力已从丹田涌出，灌注四肢白骸，随着出鞘的破风剑汇成一贯长虹。灵力冲破满屋妖气，如孤悬天边的一轮月光耀照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塞北的狂风挟着离人的悲歌化作一招胡风夜夜吹边月，径直向妖的脖颈突刺而去。

灵力随剑一同刺出的瞬间，原先笼罩整个书院的茫茫妖气骤然收缩到一室之内，浓重粘稠的妖气充满了区区陋室逼仄的空间，若是换成常人必定连呼吸都困难，即便是已有北斗候补实力暮湘，灵力在全身的运行也受到了重重阻力。而那妖只是靠着操纵妖气的密度，便将室内空间扭曲，即便保持着原先的姿势不动，就躲过了她的攻击。幸而暮湘早料攻击会被躲过，并未收势，而是任由灵力径直向前，在院墙上打开了一个能容数人通过的大洞。

“还能动的，赶紧逃命吧！”她冲着缩在角落中的孩子们喊道。

“想从本大爷嘴里虎口夺食？没门！”

那妖从地上弹射起身，却并不理会暮湘，而是直接从她头顶飞过，直冲着身后惊慌失措的孩子们而去。暮湘急忙将汇集于剑上的灵力运至全身，踏着侧边书架借力腾空，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双手执剑斩出一招东风夜放花千树，以攻为守将妖挡在了孩子们面前。这招不仅剑势华丽繁复目不暇接，更有千万缕灵力从周身绽放，螺旋状四散开成为一个扇形，覆盖了整间全屋空间。倘若这妖不做任何防御，径直扑向她身后孩子们，定会被剑锋与灵气刺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

攻击果然奏效了，只见这妖双臂变黑硬化成为甲胄，五指伸长化作利刃，左支右拙格挡着暮湘的进攻。风灵术本不是以持久见长，连连运起灵气已使她有些疲惫，后势渐渐不济，眼见攻守之势将要逆转。好在孩子们逃生并未耽误太久，余光看到最后一个孩子连滚带爬从屋里逃出，暮湘也收起攻势，平息灵力，准备择机先退出战斗。

“搅了本大爷的美餐还想跑？”那妖果然不肯善罢甘休，没等暮湘站稳下来歇口气，利刃便接二连三向她劈来。暮湘忙运剑抵挡，但挥来的利刃愈来愈快，角度愈来愈刁钻，光是将灵力集中到头部跟踪敌人的运动已经捉襟作出反应见肘。那速度已经快超出暮湘能做出的防御动作，可她的动作却越来越慢，已经没有多余灵力来强化身体机能了。几番躲闪腾挪，衣摆裙裾已被妖手臂化成的利刃切得七零八落，双臂与右肩也被划破几处伤口，好在只是皮外伤，并不严重。

“你们这些灵隐的降妖人，一个个都自身难保了，还想 舍己为人？上次用花灵术的那个小姑娘也是。”那妖边出招，一边还不忘语言挑衅着暮湘：“既然搅了我的大餐，那你就来代替他们吧，看你长得秀色可餐，吃起来想必也是难得的美味吧。”

趁它说话动作放缓，暮湘好不容易重新落回地上站稳脚跟，稳住呼吸，重新运气将灵力灌注全身，止住伤口的出血。那妖却不再急着攻来，而是站在原地讪讪阴笑着：“小姑娘身手还不错，快报上名来，我天干之丙赫连章不吃无名之辈。”

浑身伤口都像被火灼烧着似地肆无忌惮地散发着疼痛，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暮湘可没有功夫理顺赫连章的废话。全身灵力已所剩无几，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狼狈，必无胜算。如今应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她暗自思忖，但是该如何应对赫连章甚至在我之上的速度？在答案出现在脑海中之前，她的身体便已经先动了起来。既然敌人的速度在自己之上，就想办法让它慢下来：将灵力注入敌人体内，牵制全身运动，像狂风摧残落叶将敌人割得遍体鳞伤。昨夜西风凋碧树在出招时原本并不凌厉，看似随意的剑锋之后却是灵力游刃有余地流动，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借着方才难得恢复的体里，暮湘强挺着伤痕累累的身躯重启了攻势。

然而她终究没能再作出如万缕青丝在风中飘舞那般纵横恣肆，随心所欲的攻击。本应先于意识便已到达的剑锋却像是挥舞在泥浆中一般迟滞了下来，那远不该是已有北斗候补实力的暮湘的速度。以至于剑锋只给赫连章造成了几处皮外伤，赫连章却能在暮湘闪身经过时回肘一击，正中暮湘的腹部。受到重击的暮湘在空中便失去了平衡，勉强倚靠在墙边才不至于到底，嘴角也渐渐渗出了鲜血。

“终于发现了？身手已经维持不了从前的速度了？”赫连章吊儿郎当地笑着，笑里带着几分阴狠：“在这么浓的妖气中终究还是中毒了啊。不过相比去年用花灵术的小姑娘，表现也算不错了。你是北斗？若是吸了你的血，我恐怕就能升级成天干之乙了吧。”

“大话就等你接下我这招再说吧。”

曾今白皙精致的脸上，如今已有了数道伤痕，沾满了血污。但如此绝境之下，暮湘脸上却仍未出现一丝绝望与恐惧。赫连章紧紧地盯着她的脸，那张用它基于妖的世界观完全无法理解的脸。暮湘嘴角忽然微微上扬，微笑宁静而安详。

“这一招能给它造成不小伤害。凭朝洛的实力，一定能打倒它的”，因为暮湘深信。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在以敏捷灵动为长的风灵术中，偏偏是势带千钧的一招。如将同灞陵桥头，长安道旁千百年来的离愁别怨凝聚在席卷关中平原日夜呼号的秋风中，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即便强如赫连章，也从未想过已被自己逼到绝境的暮湘居然在最后还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灵力随着凌冽西风切肤刺骨，那屋子终于承受不住向四面八方肆意迸发的汹涌灵力，轰然倒塌。妖气也随着垮塌的围墙，溃散的屋顶而消散在无边夜空中。天边悬着一轮明月亮如银盘，漫山盈谷弥漫着寒梅幽香。远处隐约有箫声呜咽，在夜空中悠远绵长，如泣如诉。

躺在雪地中的暮湘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只觉得眼皮沉沉，昏昏欲睡。迷蒙之间望见那柄追风剑已刺入赫连章胸膛，她满足地闭上了眼睛，恍惚之间仿佛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却已经无法再回应了。

第三节

愈靠近后院石塔，妖气愈浓。朝洛将灵气聚至五感，一边握紧手中剑，生怕随时可能有妖从房顶上或是院墙另一边发起偷袭。后院是下人居住之地与下厨，更衣之地，较之前院更加狭窄，因此朝洛也倍加小心。踏出后门眼前豁然开朗，湖中一座栈桥通向石塔，弥漫着浓浓妖气。桥上积雪甚厚，却平整得没有一丝印痕。朝洛深吸一口气，走上栈桥。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直到走进石塔，都没有遇到任何攻击或是阻拦。而石塔地面的正中央贴着一道符咒，浓厚的妖气正从此处散发出来。

朝洛正准备挥剑刺向那符咒，那符咒却自己先迅速破散分裂，在夜空中化为灰烬。而那萦绕着石塔的厚重灵气，也一瞬间消散殆尽，重新聚集到了前院。“糟了！”朝洛顿时反应过来，中了妖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掉头一路狂奔，为避开书院内的狭窄曲折的道路而踏着院墙直接跳上屋顶。尽管如此，仍是慢了一步。刚在第二重院正房房顶落稳脚跟，前院便轰然倒塌。那是砖石房屋因承受不了灵力迸发而四散崩塌，房中定然经历了一番激战。四散扬起的尘埃落幕后，是暮湘飞出的身影。

她单薄的身躯像是萧瑟秋风中飘散的枯叶，又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在清澈冷冽的月光下划出一道弧线，回归大地，寂寥无声。青色的衣裙历经无数刀锋剑刃，早已零落散乱，沾染着阑珊斑驳的血迹。但最触目惊心的是腹部的伤口，鲜血漫过一层又一层，渐染渐深。而在身下苍茫洁白的雪地中，刺眼的红正如水墨落于宣纸般氤氲开来，弥散成一朵花的形状，那是暮湘的生命之花。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那是怎样的情感，悲痛，愤怒，不甘，悔恨，或是夹杂了其他千百万种情绪在朝洛心中爆炸开来，冲破四肢百骸，直冲天地。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暮湘的名字，那是挟裹着澎湃灵力的声音。但是天地万物一片死寂，只有空谷回音，久久萦绕。

“又来一个？”

感受到灵力的赫连章从废墟中站起身来，拔出深深插入胸中的破风剑，伤口迅速便愈合了。它随手将剑扔在地上，轻蔑地笑着：

“没用的，随便你们刺穿我多少次，都杀不死……”

话没有说完，最后的音节被留在了嘴里。即使被暮湘刺透胸腔，但这般伤势并不会太多影响赫连章的战斗力。然而在从未经历过的泰山压顶般巨大的灵压之下，它还是吃惊地忘记了嘴里说到一半的话语。那灵力仿佛消融在昆仑山巅的冰雪从高原一路奔流向下，历经万里融汇了千百条支流，最终聚成滚滚长江。波浪齐天欲翻江倒海，涛声雷动如万马齐喑

朝洛将他的回应，全都凝聚进了这不尽长江滚滚来。赫连昌亦是凶残嗜血之妖，脸上潦草的丙字面对险境更加狰狞。它硬化如钢铁一般的手臂挟着利刃阻挡着来势汹涌的潮水，一面运气往双脚而去，想要在流动的灵力中站稳脚跟。

但是朝洛没有给它这样的机会。赫连昌如同一叶扁舟行驶在波高浪急的水面上，仿佛随时就要倾覆，根本无暇顾及此刻天上有无边无际千百根针一齐落下，向它刺来。剑刃带着深不见底的灵气将它的身体刺成了蜂窝，灵气在其中纵横驰骋，撕扯揉挫。它的躯体就这样被四分五裂，撕碎成无数残片，最后随一把灵火化为灰烬。